李文襄公年譜

序

壬申之歲竊得叅訂武定先生年譜已又盡得所爲奏疏文移諸稿頗檢點之旣卒業撫卷而歎曰何其與有明王文成公生平奕世同符也文成撫南贛而定宸濠之亂先生制兩浙而定耿逆之亂皆値藩臣干正其事同也文成論功錫世爵先生亦論功得世職其酬勳亦同也夫漢之周勃亞夫唐之李郭等豈不亦更一傳而再造者乎然類皆兜鍪之臣耳卽晉侯武侯鄴侯非武臣矣而不出於科目惟文成與先生皆以名進士起家而知軍旅之事故曰同也然而

亦有不同者文成獨見知於王晉溪司馬預爲撫定
之謀先生乃受知於
聖主得奏匡扶之績則其知遇不同宸濠羽翼未定一鼓
而擒耿逆猗角方張三載始靖則其難易不同文成
由郎署上封事不畏強禦謫官幾罹不測先生由烏
府拜昌言亦不畏強禦超遷獨承異數則其遭逢不
同文成事平而起讒言迨易世而後膺新建之封先
生事平而內召大司馬大冢宰授世職而有綸扉之
拜則其酬庸不同獨是文成嘗聚徒講學而以良知
爲宗先生則以至誠爲本姑無論學術所遭逢建豎

有如文成者抑亦指不多屈矣而先生由司理以來正色敢言不避強貴凡所規畫皆救時之良藥著為令甲者班班可考此即先生畢比橫經之餘也及出督浙師力清海內餽遺之習且傾產以佐鼓勵用命之資危坐輪指扼塞在握屬吏對而驚心三軍聞而感泣行間流離之屬已成死別而佹得生聚以歸鄉省革心之衆不投近峽而遠來釋戈於浙而先生運籌之詞亦惟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而已講學孰有大於是者哉故雖偏裨走卒皆得引入帷幄即其疾苦而知其情狀以奏奇功至於軍需支領之數

以不先關白司農而屢不得請於會計者殊撫鬚悄
然不以為意也謂當其時甲冑被體矢石當胸業已
置吾性命於度外而退計及身家之區區耶懋賞之
王言如雲宣捷之露布如雨甞中樞歷家宰金甌之
卜
九重最慎重而不輕下者而卒以畀之上下感孚之盛宜
若文成生平所未甞有者蓋其與文成侗者直逆藩
之亂紀而其所不同者逢
皇上之知人也而要之非至誠之格孚不及此夫誠即知
也良知即誠之至也究之未有異學也歸

闕廷後絕口不言蕩平之事亦不一登貴戚之門一介不
苟取與落落不與時諧然名益高而情益孤矣未幾
一再乞休致政歸里日惟杜門謝客雖盛暑嚴寒纔
衣冠一編獨對而已先生雖不能與時俯仰然敭歷
中外激頑洗貪扶翼世教增重
國光其爲翌贊不止在疆場勳勞已也迨
皇上已巳南巡先生率在籍諸臣同地方官恭迎
聖駕於德州郊次
皇上停鑾問勞垂詢年齒
天顏睟穆玉音和暢嘗辱從遊羽之後親見其盛自昔勳

臣以功名始終精力盡鑠雍容里門者史册不易多得微論文成矣今彙集章奏若干卷啓稿咨稿文告之屬凡若干卷以行於世猶記十餘年前曾有贈句云陰功武惠爲前輩封爵文成屬後身覽斯集者其亦有感於明良之會也夫時

康熙三十有二年癸酉正月淄川舊史氏唐夢賚拜

手敬題

李文襄公年譜

杭州受業程光禋編纂

歲在壬戌明天啓二年八月十八日卯時　公生於山東濟南府武定州諱之芳號鄴園　先世自眞定府棗強縣徙居武定譜牒淆經兵燹散失宗系遠不可考高曾以來代有隱德爲閭里所稱祖墓在州之北距城三里許以公貴建坊樹表豐碑崇嵩佳城鬱葱積善忠孝之家盛事也

癸亥天啓三年公二歲

甲子天啓四年公三歲

乙丑天啓五年公四歲

丙寅天啓六年公五歲

丁卯天啓七年公六歲

戊辰崇禎元年公七歲

始就外傅

己巳崇禎二年公八歲

庚午崇禎三年公九歲

辛未崇禎四年公十歲

壬申崇禎五年公十一歲

癸酉崇禎六年公十二歲

一日就塾偶遇方外異人目公曰郎君好自愛公輔之相也
甲戌崇禎七年公十三歲
初應童子試見知於王崇巖郡侯
乙亥崇禎八年公十四歲
丙子崇禎九年公十五歲
丁丑崇禎十年公十六歲
戊寅崇禎十一年公十七歲
娶元配夫人胡氏
時山東督學使者爲浙江翁一瓛先生解元名進士

衡鑑公明考塲生童交卷多面閱得公卷即欣賞大
書取字示之補濟南府庠生
己卯崇禎十二年公十八歲
庚辰崇禎十三年公十九歲
辛巳崇禎十四年公二十歲
壬午崇禎十五年公二十一歲
鄉試中式第九名
癸未崇禎十六年公二十二歲
丁父妣憂居喪營葬皆遵古禮
國朝順治元年甲申公二十三歲

順治二年乙酉公二十四歲
順治三年丙戌公二十五歲
春試南宮未第
順治四年丁亥公二十六歲
是年
詔復行會試中式第九十六名
殿試第三甲第四十四名
順治五年戊子公二十七歲
順治六年己丑公二十八歲
授浙江金華府推官

十一月涖任首謝請託娶俗薦紳遊客遇事率多關說民志輒不獲伸公槩絕之訟獄以平

東陽縣多盜賊鄉結爲社即古守望相助意武弁好事動必徵調致邨社呈控上官委公查覆公謂設防以來民既苦於土物之餽又苦於芻茭之供若再迫以奔走折衝恐馬力之竭而泛駕也防官誠能訓練精銳之氣自倍安用此不知步伐之社兵壯其旗鼓予給示禁飭姑容後時

順治七年庚寅公二十九歲

總兵馬進寶即馬逢知駐金華性驕縱所部兵每抑

買民物民淡以爲患官吏緘口莫敢問惟公繩兵以
法逢知泣訴道府欲令地方官監買公拒以無此例
但令其照市價無擾民乃得安道後逢知以不執伏
誅是公於十數年前已先見而概邪魄矣
金華縣民張十三銜堂兄張三兩宿怨乘孤村夜雨
棍斃三兩立斃僧弟張十四投屍溪中滅跡三兩有
寡嫂倪氏聞聲及其妹張氏啓戸覘之血漬殷然張
氏具控以雪兒究證據明確兇犯亦俯首服辜而上
司必欲獲屍檢驗且以兇仗不得再三批駁幾成漏
網公詳稟屍逝波必滅兇仗若以無屍檢驗得從獲

脫則梁屍水中之律可以不設兒木棍可減而血漬難況倪氏雖死而張氏猶存即張十三妻范氏亦不能爲大諱安能寬其殺兒之戮卒正典刑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歲

巡按御史杜公覺菴按部金華欲清理獄囚時逮繫者數十餘案杜請公令吏胥攜卷以備省察公曰不須攜卷但逐案喚問即可清理至則某案情罪緣由如是某案口供前後如此詳述纖悉無遺杜曰此真司理也

婺城當兵燹後士著流散市鮮寄廛即有舊家舍宇

悉爲隨征將卒占住民多野棲露宿之歎公逐一清
查將營弁大廈一十一所兵房一百五十七所給歸
原主民始得聚廬而居焉
秋八月浙江鄉試公同考分易二房得趙昕許兆桂
范徵生楊學洲張晉錢洪裘周璜許曰霖等八人許
曰霖後更名曰琮登進士官御史
是年八月二十一日恭遇
覃恩授公爲文林郎
敕贈公父如其官母贈孺人元配胡氏封孺人
順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一歲

撫按委修賦役全書先是委杭湖二刑官編纂日久未報成書遂改委公公念賦役一書爲國計民生所係於是稽求往牒斟酌時宜多者裁闕者增挂漏者考覈隱蝕者清釐裒多益寡務求合於大公用經久遠費盡調劑殫心書成上之各院撫院蕭批該廳於布在方策中斟酌通融因革損益具見爲國民籌計苦心按院杜批條分縷析備徵石畫如議編纂付之剞劂以垂永久

部民周成之與周彝之同族鴈行素有隙乘陳希文被劫失牛告緝在縣遂將彝之呈首復於彝之家搜

獲一牛私囑希文冒認致彝之莫能辯竟陷死法筵
楚之下妄扳周英之等英之激而上控公察辭辨色
反覆推究乃知向指所盜係成之設謀以害彝之而
英之等尤屬無辜據縣詳則彝之萬無生理公按罪
成之而出彝之沉冤始雪羣稱神明

順治十年癸巳公三十二歲

巡道以獲盜大案委訊內有李四陳鸞等一案已論
強劫坐十一大辟矣公鞫而疑之謂居法與吳成二
家同日被盜居非連址且相距甚遠李四陳鸞等既
盜吳成何能又盜居法等據居法稱人門止覺二三

賊炎成亦供不過三人呼鄰追散因辨初招開列多人之非引强劫論死之誤乃將李四陳鶯詳贓各杖餘犯竟行釋放

方銓九殺死方五十五及妻陳氏事經五年屢訊未服幾於漏網公平心研審不動刑訊而虛實各獻其情總由至誠明察民莫敢欺公在婺六載於八邑健訟慣証之徒一經對簿數年不忘再見即能舉其姓名以故奸猾斂跡服心向化

義烏縣令宋某與駐防武弁不相能武弁愬於上司委府廳鞫之宋令持三百金乞助公論之曰武弁暴

橫使有司不得為民哉兵余所夙惡也余惟秉公審
斷乃能令彼心服若先自私曷由執法非受迫鞫訊
之日剖決兩造俯首允協即堂官亦不能出一語唯
唯而已
是年舉公卓異
恩賜蟒袍褒榮
順治十一年甲午公三十三歲
四月陞刑部廣東司主事將司理讞稿彙次成帙顏
為棘聽草刊刻問世并箴著撫郡邑各篆事時條陳
民隱疾苦及纂修賦役全書調劑制用征輸安全良

法公自序有云凡所承斷一秉大公使訥者盡言譸者獻詐反覆推勘務得其情而已即有不得寧爲閉閤勿爲飾箭又云念此三尺誠非武健自快之物鏡其情理以準於法皆心恕心兩無所庸於此見公之明刑愼獄學力心術而恤民體

國早裕燮理輔相器度

十一月抵京師涖刑部任

順治十二年乙未公三十四歲

上諭各部院衙門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者各送吏部從優擢用滿漢堂官僉議舉公公力辭或謂公曰優陞

他人求之不得君奚辭爲公曰余歷俸尚淺未敢先人後堂官乃以他人易之且誚公曰失此機會勿後悔公曰若有後日之悔則無今日之言

順治十三年丙申公三十五歲

三月陞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協修

大清律

十一月陞刑部湖廣司郎中加一級　題留久任

順治十四年丁酉公三十六歲

三月初十日授公階朝議大夫

誥贈公父如其官母贈恭人元配胡氏封恭人送一子入

國子監讀書以長子鍾麟廕

讞積案獄詞時南闈科場弊發

世祖章皇帝命嚴鞫令將在事六十餘人口供勘語摘爲六十餘疏各予以應得之罪款狀糾結棼如亂絲啓心郎不能理衆以委公公立辨明晰瞭如指掌是時

世祖知公辦理明敏獨承

俞注遇六月

恩詔加一級總理刑部十四司案稿

上諭裁刑部啓心郎一時十四司科抄叢成無人僉議以公總理其事京抄辦招冊數百葉公曰各省刑獄關

實於內部民命繫焉若有一綫可生之機不爲詳細看出是由我殺之也以是務招必再三紬繹平反甚多

順治十五年戊戌公三十七歲

九月

世祖御試改授監察御史

十月補廣西道監察御史

十一月有釐革私僉民解清奸除弊禁革委官查勘以恤民生嚴察假冒棍徒以靖地方各疏

順治十六年己亥公三十八歲

春正月都察院堂劄爲政治旣期精詳法守宜垂畫
一事奉
旨選委專管纂修會典夏五月巡視西城秋七月以悖
旨委官特叅兩廣總督
順治十七年庚子公三十九歲
正月掌陜西道事
六月代巡山西按部所厯必延見士民細訪疾苦以
圖寶政貪𧶽解叙勢豪屛息
公廉知晋省風俗澆漓婦女𡟎𡟎輕生或舅姑妯娌
夫婿之間稍有嫌隙輒投井繯經仰藥刎頸母家藉

以搶奪豪猾因之索詐一婦之死致父子兄弟相率傾家公先示諭明禁復嚴加重懲搶奪索詐者務必追給即分帛齋醮亦不准有司輕斷澆風頓除

順治十八年辛丑公四十歲

學士常公格囑予師事　時公巡方三晉

世祖賓天過常學士於哭臨所學士謂公曰敬服先生爲聖賢中人也學士還京師復語同官稱公盛德不可及不去口公入都學士過邸會晤敘談竟日未幾寢疾曰吾生平雅重李公願得一枉車騎永訣死不恨矣公造問疾學士扶病款洽且命其子出拜囑云公當

今聖賢若等游事師之妙忘吾言尋卒按常學士文
達公游位至大學士諡文成始造
國朝字諧聲分類佐同文之治述國語垂世法是父是子
亦可謂聖賢中人矣
是年停止巡方　公於文到日即將行過案牘彙送
撫院掾吏白公須一加撿點公曰凡我所行無不可
與人知何撿點爲麾使去遂單車就道不移晷
五月在京邸因督催兵餉全完加一級
康熙元年壬寅公四十一歲
時値

大計考績黜幽有特發老邁監司糾拾溺職學臣各疏

夏四月十三日恭人胡氏卒公爲行狀曰嗚呼恭人與余相莊二十四年而恭人即世神爽日退忽已一周今展歎有日而恭人令問淑德懼無以昭管彤雖馬鬣崇隆無異委壑況其從我於艱難不可忘也用是取所聚著綜條如左無復文采惟不誣耳恭人姓胡氏世爲順禮里人父胡公蔦錦母程氏儲耕相敬蘊義懷仁雖其聲名不出閭左而鄉之言隱德者歸之恭人生而凝重自其幼時峻整有儀法余舅氏知其賢爲言於先朝議篮之良遂委禽焉恭人乃以年

十七歸余猶逮事先王父母先朝議太恭人先王母時稱內則女誡諸篇以教恭人恭人謹受教婉婉媞媞盎如也先太恭人性端慤恭人承之言笑稀罕而色養甚備儥酏芼羹手自調糝柰為姑難遇有疾病即一切滫瀡潾漱嘗先意刺情不需呼命察疾將作嬰嬰悍悍無敢咳欬無敢臥寐必調適而後即安蓋上事兩世即無不慈心歎稱之者人以為難無何癸未大變家遭閔凶余擐文據几研昏練爽不知米鹽何等恭人晚寢早作手經指挂黽勉有無即緩急無苦乏絕者其為弟妹支持婚嫁辛勤佽助不以無為

辭曰吾其爲死者撫生者令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耳丁亥余踏都門幸以一經收於主者報至恭人悲泣不能歡曰惜哉舅姑不及見也己丑之官貳婺恭人從焉余既稱法吏拔薤破柱感至氣發輒不禁齒齘數張呼譽之聲殷動牆宇恭人已聞之顧謂余何事戚怒四達如此南人耎不任棓棒幾何不牙戰毛聳耶曾簿牒叢劇質成者麇至余戴星出燭再跋不得寢以爲常恭人曰人言榮進夷猶耳庸知其殫瘁至此孰與夫荒邨小築種蔬養耕修閒居遂初之樂乎余至今猶愧其言也屬育女見乳媼民間有棄子應

姒者恭人詢得其情急遣令出曰吾何敢憚乳哺之
勞而飢人之子爲余春
簡書覩脊陽顚行恭人惻然爲余言緖斧不患無威患過
威耳過威則傷人必多其仁心爲質皆此類也兩際
聖恩辛卯封孺人丁酉又晉今封以次爲副笄六珈爲奕
華乘是時宗姻內外無近遠畢會皆吁嗟言曰天之
報施仁人如此恭人益自傷顯號褒錫幾得以榮尊
嫜而不待也乃爲象服卽墓下焚告然後一御新衣
北向呼天祝禱云恭人性不蓄財雞鳴戒旦常誦積
金不如積德一語余亦所至據冰履霜鼎金聚馬羊

之誓向非恭人澹蕩於榮利則亦安能動無北門之謫靜有由房之歡者乎余徊翔中外旣十餘年諸閫內事無鉅細一切倚辦恭人恭人挺轡守衛參菜甌甌不失堤列執麻枲課紡績賦事庀功有程有要余所得馳驅王事而無內顧者恭人力也恭人雖身膺綸命猶浣衣菲食如未貴時訓女婦御婢妾必教之撙節儉素遺絲棄縷無弗掇而蘇之者乃若寢廟歲時享祀躬親錡釜必精必虔尤好行其德厚親黨篤故舊收恤嫠卹飢寒皇皇乎如有所耆也汲汲乎如有所追逐也恭人素多病顧矻矻操作無間時雖甚困憊

枷必整枕簟必斂箴管櫛衰必不率爾暨之疾革之日神理炯然無所愴恨以終恭人生於明天啓壬戌十月二十七日丑時卒於康熙壬寅四月十三日午時得年四十一耳子男子二鍾麟攀鱗嗚呼恭人爲余家勞人者二十有四年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簡重有識語多合道者余惟甚無能侈一言也

冬十月公給假歸里

康熙二年癸卯公四十二歲

四月十二日葬恭人胡氏御史傅公扆撰墓誌且爲

贊曰余與鄭園公相距百里素稱石交旣而同入烏府朝夕聚首仰退食之暇亦源源晤語故聞恭人之賢甚悉去歲處京邸鄭園有悼亡之賦同人皆爲之惻然謂郝禮鍾法徽音莫嗣矣又銘曰備其德飭其容寵章賁馬鬣封億萬斯年式玆幽宮誌文多同行述故不全載

六月公繼娶張氏

秋假滿還京師八月補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

康熙三年甲辰公四十三歲

十二月有請嚴叩

刪定例稀虛治罪以肅政體直陳奸棍誣逃以安民生各疏

康熙四年乙巳公四十四歲

三月有大僚關係甚重甄別不可不行請酌議追罰事例過當各疏

四月巡視西城

康熙五年丙午公四十五歲

春正月有請

敕各部院衙門祭祀官員疏

二月有春月農務踏勘宜緩疏

秋巡視兩浙鹽課

康熙六年丁未公四十六歲

兩浙鹽政舊多積弊公下車三日即將商引給發以除從前扣留科派之弊革按臨各所製鹽供應飭運司措勒商人水程陋規禁各官鑽營製鹽積患嚴關員盤驗需索治捕役搆通販私惟安商恤竈剔蠹鋤奸寬節商家之費並除竈場之害

是年差竣九月復

命遇十一月

恩詔加一級

康熙七年戊申公四十七歲

公掌京畿道事有特糾科臣嚴覈郡守駁參司道徇庇各疏

康熙八年己酉公四十八歲

公掌河南道事有政本關係甚重票擬理宜嚴速請飭別督撫以挽貪風請酌勸限緝賊之法請嚴錢糧覺察官役侵欺積弊各疏

康熙九年庚戌公四十九歲

四月有請除無益條例疏　同三法司校正

大清律滿漢字義畫一遵行

八月內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管河南道監察御
史事奉
旨同大學士六部諸臣叅定滿洲漢軍漢官品級考
覈掌河南道一年公具呈循例更換詞云
實錄開載江浙山陝五掌道川兩差御史掌一年未差御
史掌道止六箇月共掌河南道雖未題定大約與五
掌道月日不遠今職以內陞覈掌道已逾一年祈照
五掌道例一體更換庶臺規昭而愚分安
公歷
計典京察二次悉秉至公無論苞苴餽遺嚴卻弗通即知

交情面亦俱謝絕

康熙十年辛亥公五十歲

六月有密陳封疆關係非輕翼鎮當求實濟請停止

薦舉卓異官員各部行察請禁雜流委署各疏皆著

爲例

康熙十一年壬子公五十一歲

二月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舊例御史內陞必由太

常太僕少卿或通政司左右參議大理寺丞及督捕

左右理事官順天奉天府府丞済轉公前以內陞四

品仍留現任管事

恩遇逾格今奉
特旨陞副憲皆從來未有之異數也
議盜案處分　公以緝盜之法督責太嚴勢必至於
諱盜誣良於是會同閣衙門上疏嗣奉部議允行有
司乃稍免盜案所誅至今守之爲例
六月有請覺察奸蠹內外畫一以祛積弊請省外官
過當處分以裨吏治議巡鹽當有實政不宜專論課
完又請嚴飭諱盜累民各疏皆報可
是年奉
命差赴浙江勘問杭常二御史事

皇上知其贓罪甚晰面諭嚴切以部郎副公行公即日就
道質審情狀各無異辭遂復命
公任御史歷左副都御史在臺中十四年凡有建白
皆忠言讜論關係朝野大利弊彈劾不避權貴不肯
隨人好惡借衆俯仰諫草載文集
十月陞吏部右侍郎
康熙十二年癸丑公五十二歲
四月京察有遵例自陳疏六月奉
特旨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軍
務兼理糧餉適值

皇上宴羣臣於瀛臺賦柏梁體詩禮部奏李某轉兵部右
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應否與宴序坐奉
旨李之芳着與宴從吏部右侍郎職銜班同諸臣恭和
御製柏梁體詩宴畢
賜蓮藕八月朔日
陛見辭
賜鞍馬奏明便道歸里展墓告祭家廟暨示長子鍾麟曰賈
表之詩謂仕宦當作御史否則為將帥餘不足為也
余行能淺薄先任御史今擢總督則居然將帥之任
矣念一介儒家子荷

兩朝恩遇惟有殫心圖報無復爲私計者吾生平大節汝所稔知脫有緩急則以家財濟之其勿靳嗣是軍興招募健兒犒賞餽餉所費鍾麟輒罄產供應皆如公命無敢少違

十月十五日抵浙江總督任

康熙十三年甲寅公五十三歲

春正月聞吳三桂據雲南叛遂飭沿海等處重嚴武備

三月初四日疏請提鎭協各營試用鋭砲循例開銷火藥攻堅擊遠爲軍中首資

十六日疏請增設督提二標及各鎮協營兵馬
二十九日福建耿精忠反報聞隨檄各路官兵分守
要害
四月初一日疏請
敕江南省滿漢官兵調集交界之地以資聲援江西省於
廣信駐箚重兵以防崇安大關一路或有警急洊調
策應
初三日疏請速發大兵剋期援剿
檄發本標中軍副將王廷梅統領勁兵一千名先赴
衢州堵禦仙霞關

初七初十等日賞賚官兵勉以大義命將至江山縣
援剿復會同將軍撫院提督議駐兵衢州扼閩浙要
塞公曰
朝廷以封疆之任屬吾儕事至須身先之吾雖文臣然位
在提督右當裹糧倍道而行遂決計趨衢州公念從
征將士俱有内顧妻子之憂又與將軍撫院提督公
議滿漢綠旗官兵均於額俸餉銀外再行賞賚咸以
奏銷爲慮公曰以
朝廷錢糧賚
朝廷將士俾出死力捍衞封疆情理允協且揆之時勢人

情洶洶未定小有怨望緩急未必可用今日之舉吾身任之惟期有濟公事遑顧其他額外優給官按一月俸銀兵按一月餉銀之數不論隨征守汛差員赴省領支

十九日疏請照例支給滿漢綠旗官兵行糧馬匹草豆聽部議奪

二十九日疏陳各路塘報情形

五月十五日親統領本標並杭協營江南提標官兵共一千五百名申嚴軍令自杭赴衢欽遵

上諭公同平南將軍賴塔一應軍機事務商酌而行時撫

院及紳士俱以省城為控制重地不欲公去杭公云吾奉
旨督兵豈敢坐誤機會且方今事勢所爭在衢苟上游失守不但全浙動搖將江淮以南皆震驚矣遂行舟次富陽一卒與賣菜傭競令立縛鞭之從官請少寬公曰法令之始始得姑縱於是軍中悚息所至秋毫無犯

二十五日疏請再發江南援兵數千相機進勦

二十八日抵衢州駐節時在衢滿兵一千餘人綠旗兵二千餘人逆賊全力屯聚清湖日竄侵犯而應援

之兵猝未能至公捐貲召募家鄉勇壯五百人長子鍾麟能先意承志整甲利兵購馬蒐糧簡練健丁馳赴軍前効命

六月初二日據報耿精忠潛遣奸細張速進投送逆書卽令衢州副將李承恩立將速進擒縛會同平南將軍賴塔都統胡圖吳申把都魯雅大里公審口供斬首示衆題報

初六日疏報賊船侵犯瑞安官兵奮勇堵擊全城

十二日常山開化勦殺偽總兵李雲龍等報捷

二十二日疏舉原任鎮臣李榮爲援勦總兵官設立

三營官兵以榮宿將統領鼓勵用命固圍破賊

七月初一日緊報逆賊侵犯金華滿漢官兵擒斬獲捷

初六日公大閱將士於水亭門宣布

皇上厚恩講明順逆大義將士皆感激奮發願決一戰遂同賴將軍統率出城軍於坑西既壓賊營賊援戰良久退入壁公令諸將協力進攻復大戰轟礟之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曰不可三軍司命少移動即爲賊乘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死生耳介胄指麾終日晚始收兵翼日復進逼之賊不敢出是役

也所提兵不滿四千擊賊數萬衆無不以一當百公親冒矢石將士勇敢用命或謂公曰公封疆大臣何不遣將督陣乃親蹈不測之險耶公曰古云將軍有死之心壯士無生之氣然後可以破敵吾若貪生誰不惜死鬬者歎服

軍法斬衢協右營守備程龍坑西之戰諸將皆鼓勇爭先獨程龍臨陣退縮師還公坐營門召龍面數之明證其罪按軍法斬龍以徇諸將士見聞皆股栗紀律嚴明如此所以振新集之兵而摧方强之寇無難矣

初七日再疏請亟催副都統喇哈率領滿兵速至應援

時各路逆賊披猖鎭營羽書旁午晝夜不下數百通公無論是官是兵投報轅門令即刻引至帳前親加撫慰詢賊情形示以戰守方畧雖深夜不倦或以爲太勞宜稍節之公曰賊勢方張人罕固志宜多方激勸使上下之情聯屬庶可滅此朝食若深居自逸使人難得見面盤集謀廣聽一心同仇之道乎公至衢州以來禁擄掠詰姦宄信賞罰不妄殺一人

十八日疏報金衢官兵大捷擒斬僞都督嚴彪僞副

將葉國榮等
紹台湯溪石梁鎮龍游蘭谿嚴州相繼報捷
八月九月屢戰克捷疏報恢復壽昌淳安遂安諸暨
嵊縣義烏東陽等處擒賊首汪磐以歸又密拏不軌
奸徒葉日生等
十月十六日疏報招撫偽參將杜日葵率兵首先歸
順偽遊擊鄭鼎彪偽都司杜承盛偽千總李龍等投
誠
二十四日疏請增督標前後二營足五千經制之兵
筴應進勦

十一月十五日疏報金華十二里莊大捷二十四日
疏報衢州溝溪前莪山捷功滿漢官兵在金華靜溪
地方陣斬耿精忠下偽總兵張元兆等二十餘員
二十八日疏報金華竹園村季宅馬淵捷功
十二月初十日疏報蘭谿東棗山嚴州威平鎮捷功
擒偽總統汪匪石
十四日疏報金華積道山擒殺渠逆徐尚朝等捷功
二十四日疏報嚴州捷功恢復分水縣城
康熙十四年乙卯公五十四歲
正月初六日疏稟報自康熙十三年八月以後至今

衛金嚴紹等處招撫投誠人員一萬二千餘名招回難民三千餘名
十三日疏報龍游蘭谿壽昌捷功
軍中獲敵營間諜公漫詰之曰吾營中亦有爾營與相通者乎對曰有之問爲誰乃言姓劉者不知其名公默意姓劉者必某也呼至訊之果供有提塘鄭君能現在隨營凡朝報緩急軍情機密皆漏洩與賊因立質得實置君能於法敵間遂絕倘非公機警識破奸人盡以國情輸敵矣
二月十一日疏報衛屬黃壇口陣斬僞總兵葉念等

十五日疏請賑被難飢民

嚴州湯溪繆村磡底前嶺雙石嶺壓溯相繼報捷

四月恢復武義處州宣平等處擒賊首繆國英

五月十六日疏請卹死節署武義知縣事蘭谿縣縣丞徐喆

疏請開復隨征佐倅定例地方被盜專汛兼轄以佐倅罰倅降級爲別所以責成汛守立法甚嚴公謂當用兵之際與平時無事不侔若使身當大敵効力疆埸仍不免於失事之咎分身無術何以鼓其用命酌議變通除平定地方初無調遣者仍照定例其隨征

立功之員有因遊案住俸者破格開復
疏奏軍中有刻不可少之需勢有萬不得已之勢
因初出征時調到都督林宗吳碉等陳世凱等咸以
資裝不齊為辭公各給銀五百兩三百兩不等無不
踴躍隨行且用兵之始大資將士預支月餉請給行
糧及軍裝犒賞䘏死扶傷諸費倉猝於正餉借支屢
疏陳悉部議不准開銷復題明從容補還於時司道
各屬竊議醵金為助公堅謝不可
閏五月初一日疏報衢州南塘萬青前嶺等處擒斬
偽都司何應龍等捷功

六月疏請開銷賞給官兵銀兩送歷年獲捷軍功册

七月初一日報明得獲逆書

十一月初九日疏彙報招撫衢台溫處四府僞總兵等官二百餘員僞兵四千餘名難民十一萬餘名又僞總兵侯晉爵等自拔來歸

十二月初四日疏議裁水師提督管轄駐劄事宜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授公階通議大夫

誥贈公祖父如其官母俱贈淑人元配胡氏贈淑人繼配張氏封淑人

康熙十五年丙辰公五十五歲

二月初四日疏報衢屬湖南地方捷功

三月初九日疏報溫州大捷斬偽都督孫可德等並賊衆一萬餘人擒偽副將何賓等五百五十餘名

十六日疏報嚴州朱村等處屢次擊敗賊衆勦撫並用恢復開化縣城

四月密招降將有亳州人章啓元者自賊營逃回言賊將馬九玉麾下副將韓斌將兵八百人駐九龍山願歸誠恐不納若馳一介宣示德意則趨命矣公即咨查江南以斌子世晉家人苑亮至令持家書並諭札縫履底中密使走入斌壘斌得書遂與同志相謀

日中奔歷潮營偽都司王得功施虎偽把總畢思臣
蘇起袁宗張玉假爲追斌竟與偕來公俱令隨營任
用絕不猜嫌降將感徐斌家人苑亮爲賊所執公爲
其忠義作傳曰從來義勇節烈得之光明俊偉者居
多而難槩於稚魯卑棲之子謂其見理未明而赴義
無識也若夫身不越輿隸之徒智不在堂廡之外一
旦有故而感主之恩忠主之事且全主之名節而不
惜捐軀以從者余於義僕苑亮有異焉苑亮籍鳳陽
之亳州投里中韓氏爲僕者有年韓爲故家斌卽苑
亮之主也斌業武登辛丑第尋授閩中興化守備甲

寅春耿逆叛初授之職不從後爲逆所脅勉受副戎
然其心戀
本朝念及國恩輒感泣涕零曾有歸誠人來述其忠悃欲
得我信使卽乘間來歸余因備移江省制府傳其子
世晉而苑亮遂同一彩僕奉幼主來備世晉方弱齡
未練苑亮則頎然偉漢貌言樸率余慮往彼突目其
一人年差少體亦短小欲屬之以行然猝未定也因
發平陽王鎮杭協馬副將本標後營趙參將公同驗
選於兩人之中擇其當可者以報僉稱苑亮能勝任
余亦思此事巧慧者或至浮露誤事若苑亮者庶不

負命耳遂諭以所遣亮惟唯唯再示之方畧使之全
主亦自全時亦漫無可否但請奉諭以往余即授之
札平陽王鎮與斌子世晉皆屬書去時世晉拜亮亮
亦拜主相向號哭隱然有永訣之意焉越兩日鎮將
具報斌果率其部將某某等渡河輸款時余正在元
戎賴公師中亟問苑亮投者殺云隨後即至少頃又
問答復如前比斌至余復亟詢苑亮何在斌答曰斌
負亮矣亦不禁爲之黯然也斌悉鬪中脅迫狀與前
歸誠人所述同乃悉苑亮齎諭情事過河西即爲賊
卒所執僞帥馬九玉訊問供爲斌僕因家中被籍實

入救主逆即傳斌辦議時主僕不敢交語亮乃泣請詣斌所逆令二卒押赴即回不許通一言亮於此時計無所出乃抱主足慟哭即於此中示意哭罷留履爲水淹請易之予之及去斌料遺此雙履非無意拆視之則余所付諭札並諸書也由是忠懷益奮遂攜劄率近員始爲河濱酬神策馬歸誠嗚呼斌之志尚矣若亮亮者又豈僕中人哉當其身赴危險毅然無他諉一何壯也藏札履中無片語稍洩一何密也主僕痛別示以有死無生之義一何烈也及抱足傳心哀號易履俾伊主見諭領懷以成大節又何膽與識

交絕也前之見爲椎魯罕樓者孰意其智深勇沉若此杭協馬副將復稱斌父昔年被誣在監肄業官衆不得亮至官刑拷幾斃卒不供吐其地前州牧票傳世胥並其家僕時恭頭不忍斌之母曰是行非苑亮不可亮即身任無難色此皆得之斌與世胥口悉是苑亮義勇之槩本於天性故前後赴難履險若坦嗚呼苑亮豈僕中人哉質有自逆來歸者稱亮在馬逆處夾訊已三次從未供有齋論一字惟仰天待盡是亮之生死未可卜豈不痛惜雖然亮而生也忠膽將與國士賦同仇亮而死也亦義氣盈於寰宇炳炳麟

憐與古之貞臣義士並垂不朽豈直以荒煙蔓草動人悲惋也歟余深嘉其義並爲抒管紀之以愧世之得寵忘恩背主操戈者後竟死於賊賊平公令人徧覓其骸骨不可得有識其被殺處者乃招魂以葬之立石曰義僕死亮之墓

四月二十三日請調江南官兵疏議併力直擣仙霞關爲一勞永逸之計部議云江南有海口重防不便移調着於本省斟度緩急酌量遣發併將擊賊進取事宜具奏

五月二十日再疏請調發鄰省官兵剋期赴浙破賊

入關可卷蕩平

二十一日疏議安插難民江常開化淪陷日久民有脫走而來者公加意撫恤量給銀米嗣是歸附日衆無家可依因與道府議權爲篷廠以居軍興費用浩繁公既無可動支公又與撫院商議量行捐助身爲之倡且請照捐助袍帽給賞投誠例按數紀敘以勵急公有餘兼給民牛種於是來歸益多人無失所

八月初九日疏請優卹陣亡將士成國樞晉大忠等每逢中元公必親行追薦撰文剴切感動三軍詞曰中元令節虔修經懺設口道場超度陣亡將士伏惟

節屆中元悲憫建蘭盆之會月逢大慶慈光燃蓮筏
之燈俯悼國殤仰資
佛力念此三年戌壘堪憐泣月悲風嗟伊百戰忠勤况復
捐生效死雖妖氛淨掃重覩昇平而義憤爭先陰宵
原野丹燐碧火難返春閨夢裏之魂白石黃塵誰憐
無定河邊之骨追惟痛定益卹當日之瘡痍感歎人
亡忍沒從前之殄瘁於茲七月撫我三軍恩威無間
於幽明體恤有同於生死碩沙場染血
朝廷卹典已加仰馬革裹屍孤寡恩蒙堪慰但此爲亡之
候再申懷舊之情度集名僧肅宣妙品如已超生法

界固知四大皆空倘猶滯迹冥途聊擬九蓮是度

聖人神道以設教總期有裨羣生

大士面燃而導迷惟願同歸極樂滿城花雨銷兵氣以援

慈雲一縷旃檀證菩提而登淨土

十七日衢州大溪灘大捷僞將軍馬九玉竊據河西

轉運糧芻以大溪灘爲咽喉公數請於

朝遣師前進部議衢州善能保守奉

旨下詢進取機宜公覆奏從常山江山截其糧道則入閩

之路可通河西之賊自潰會大將軍和碩

康親王兵臨衢州公卽面啓王於本夜發兵諸將率領

由小南門銜枚疾走直逼賊營我軍勇氣百倍一鼓
破之進師江山乘勝復其城初議發兵王問公曰賊
勢尚張能勝之乎公對曰勝之王復遣侍衛雅布蘭
問曰所策果萬全乎公曰兵已發若復猶豫則沮士
氣何以冀成功遂詣親王所啓曰賊寇情形在職目
中矣翼日此時捷音必至已而破賊羽書報聞王乃
大喜此一役也馬九玉方逼衢爲壘我兵乘夜疾走
出其後直破大溪灘此江山一師也比其退奔仙霞
而三關已爲我據此常山一師也三關既破賊失其
險大兵長驅入閩是決機在俄頃之間握勝於破竹

之勢方公飛奏進取機宜時已默有成算不待捷書露布而知之也然所切切洊計者惟軍紀嚴而民心順誠以伐罪救民之心為戰勝攻取之本爾馬九玉賊敗知歸路已絕猶冀繞道入仙霞關據守而諸軍已遵公密諭疾抵關口分路夾攻偽副將金應虎偽千總金起彪等乞降

二十一日師入三關公飛章奏捷草檄宣布

聖天子伐罪救民至意是時馬九玉既逍我兵於湖南地方搜獲六十餘人軍吏議置之法公曰此是守土勿去之百姓卽不肯從賊之百姓亟宜招徠完聚

朝廷用兵救民水火正救此等之民也盡釋之

恢復開化并福建浦城建陽等縣

二十二日疏報恢復常山縣城追剿大捷

大將軍和碩

康親王自衢州統師征閩復問曰此行若何公對曰王但禁其下姦擄掠財物婦女即揚旂入福州兵不血刃矣更優恤滿漢士卒勞苦用固衆志王領之遂行

九月初一日疏請亟

敕江南江西督撫及統兵將軍會師合剿逋寇整頓殘疆

又疏報滿漢官兵攻破石塘賊寨大捷

十五日疏報招徠歸命僞總兵知府文武等官四百餘員僞兵一萬四千九百餘名皆給賞酒食袍帽各予安插

又疏報恢復雲和松陽龍泉三縣城池捷功

十月十二日疏報會勦獲捷恢復江西玉山縣城

又疏報恢復景寧遂昌慶元并福建政和松溪等縣

疏請改黃巖鎮設爲水師提督節省錢糧

十四日疏報恢復溫處二府州縣

十一月初六日疏報會勦鄰省淛玉交界陳村等處

廣信僞總兵汪文升執撫又處屬僞鎮馮公輔向化

率領偽官兵全旅來歸

十八日疏請蠲免被兵地方錢糧

十二月十二日擒獲賊首馬鵬鵬素稱梟黠聚衆於閩玉交界之陳村及江西德興之白沙關跳梁怙惡屢招不應公密飭副將武榮領兵攻賊連破木城六座斬獲無算鵬衆潰散逃入德興老巢公又飭參將蔣懋勛等自白沙關直抵德興連破賊寨十三座陣斬偽將數十員生擒馬鵬械送軍門公責其逆天負

國誅之

是年大將軍和碩

康親王大兵進福建耿精忠降三藩並叛廣東尚逆至
丁巳年始平雲南吳逆至辛酉年方滅惟耿逆在丙
辰年底定獨先則公擁固衢州扼要制勝之力也
康熙十六年丁巳公五十六歲
二月初七日疏報處州桂溪周公源口楊梅灘等處
獲捷又疏報剿撫江西廣信等處捷功恢復鉛山興
安弋陽貴溪等縣
四月偽揚烈將軍程鳳全旅歸順偽官三百四十八
員家口四百七十七名兵丁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三
名先是十五年間公檄行招撫偽將軍程鳳已遵論

向化因解散僞兵八萬三千有奇程鳳病故未及投

轅鳳死其衆推鳳妻王玉貞掌僞印務公再檄曉諭

玉貞傾心遵奉又解散僞兵六萬七千三十二名親

率官兵願就撫於衢州

是年吏部議敘軍功四月二十一日奉

旨李之芳着加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

爲從二品照舊管事

六月二十七日再疏請蠲被兵地方錢糧十五年冬

請蠲被兵地方錢糧部議以支給牛種三年後始行

升科不便准行至恢復江山等各縣衛所亦有久暫

不同不得新舊錢糧一槩蠲免公復具疏切陳
七月二十六日勦撫江西巨寇僞總兵陳山僞參將
陳蘇等至軍前投誠僞官一百四員僞兵二千一百
餘名屯踞椒嚴洞山寇險阻悉平
八月二十一日疏請卹殉節陣亡副將蘇木代把總
左喇極以慰忠魂
先是議敘軍功時樞部議敘武職軍功共加二十九
等紀錄一十九次銓部敘文職軍功例照武職一體
議敘乃以撫廟議具題奉
旨李之芳着議敘部議酌加三級以兵部尚書正一品照

舊管事計公軍功四十有八內恢復城邑者六部議以總督統轄全省道不敘或言提督石調聲亦係統轄全省何以恢復象山等處印行議敘況公調度有方歷蒙
溫旨六十七次何以止稱酌議似應具疏陳明以達
睿聽公曰余蒙
聖主簡拔位躋總督雖捐軀未足云報當多事之時惟有致命疆埸以盡臣忠從來希圖爵賞之人必無見危授命之志余戮力行間身家久置度外仰荷
朝廷德威海宇載寧餘生無恙皆

皇上再造之恩至於寇亂槃興流離滿目將士擐甲莫必
存亡此情此景甘苦同之日則傾身於矢石之間夜
則嘗心於調遣之策七箸不暇衣帶不解者三年於
茲而後使婦子安於田宅軍旅歸於行伍封疆無事
意願已足雖部議不敘而李某着議敘之
恩綸出於
宸衷獨斷即剖符賜券不榮於此矣夫復何言
十月疏請撤江南京松五營官兵歲省金錢數萬
十二月疏報鉛山僞總兵林爾贍率衆來降僞官一
百餘員僞兵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公亦於投誠人至

不列兵衛從容問話全無疑心人多感而流下
初八日請蠲被兵地方錢糧公於被兵地方請蠲請
賑已力陳二疏部議未允欲令分別地方苦累輕重
具題再議
康熙十七年戊午公五十七歲
正月初十日疏請開復衛處台降革各官畧曰康熙
十三年滯項應開徵之時或城池失陷或鄉都賊踞
則無可徵解之地凡賊所蹂躪百姓死於屠戮死於
擄掠死於飢寒疾疫則無可徵解之人即恢復後僅
止一城有司供應軍需身親勞役附近城郭遺黎運

砲運糧日無寧刻則無可徵解之時今雖事平向來
戶口十無一二又皆無家室衣食哀號求賑若復迫
以追呼必無生理且恐更生他變則無可徵解之勢
非可與平時怠緩不完者比且各官能建功於軍旅
之際豈獨拙於催科今逆
詔請蠲之錢糧正在候
旨一旦俱以未完降革三年勞績未蒙甄敘地方甫平旋
被褫斥非所以昭明功罪激勸官方至各縣拊循孑
遺民情相依爲命其於吏治民生均有攸賴云
二月二十八日疏報海洋獲捷並招撫僞將時陸地

諸逆漸平而海氛方熾僞總督朱天貴等設有五鎮於各汛洋面乘風來去使我有備此失彼之虞公飭提鎮嚴加防剿復宣諭投誠據象山副將汪國祥於廟嶺湖擊斬賊五百餘名生擒三十九人賊艅分犯溫州汛兵冒雨衝擊淹死賊衆無算僞副將林雲林
湖詹天樞等船兵來歸又擒僞將婁仁以降
閏三月十六日疏報會剿江西子午口獲捷
四月十六日請蠲被兵地方錢糧公疏凡四上特奉
恩旨允行遺黎困苦得以頓蘇
五月十三日會勦江西玉山八仙洞等處告捷

六月初七日疏奏沿海兵汛單弱密陳佈置機宜

八月初七日疏請調江南官兵防海

公麾下由偏裨弁目起家陞擢至提督總兵官者二十餘人如吳英陳世凱李榮鮑虎王廷梅薛受益李華李承恩林宗劉澤淡林賢趙得壽馬化龍詹六奇蔣懋勳劉語武榮陳夢暘等皆由公拔用兼私鼓勵忠勇以故人人感激戰功最著孜行整齊上徹

天聽各以勳名顯

康熙十八年己未公五十八歲

正月二十六日請撤援閩官兵回浙

三月初七日疏報石塘獲捷恢復雲和縣
京察三月十九日公循例拜疏自陳乞罷
七月二十日疏報會剿玉山八磜關獲捷
二十八日因京師地震奉
上諭目今應行應革事宜着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
外各該督撫明白條奏直言無隱
九月初十日公條奏四疏又自陳乞罷
十一月初一日疏報南鎭雙頭洞獲捷
康熙十九年庚申公五十九歲
正月初七日疏報游島諸寇投誠偽都督蘇亮蘇桂

等又偽總兵王酉莊汞爵等自江西率衆來降
二月初六日疏請操練戰船迎擊海寇
三月十一日據定海鎮卒大寅報孝順洋打沉賊船
十四隻陣斬賊兵二千餘名偽叅將董耀等十九員
生擒偽官兵一百餘名告捷
四月二十日疏請調福建水師會勦海洋諸寇
五月初三日疏請撤調防閩省延平盆亭官兵節省
糧餉栽汰撥閩回浙官兵循例陸續補伍
送餉銀清冊撥鄰疆用兵地方節省錢糧甚多先日
請銷軍中需用餉銀屢疏備載奏

旨着造細册公令藩司逐一開造款項數目具疏彙報查
軍興以來共用銀一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內
部撥以五萬四千四百餘兩之數為公捐輸抵免
賠銷結欵公已破產矣
六月二十一日疏報偽將軍劉天福率偽官一百八
十員偽兵二千餘名自海歸誠
八月十八日彙報招撫浙江江西等處投誠總册
通計文武偽官共六千二百餘員偽兵共一十六萬
五千五百餘名分别給賞解散歸農人人各得其所
願留者收標効用

請免追扣賞賚官兵俸餉銀兩

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六十歲

又請開銷賞賚官兵俸餉當用兵之始預給通省官兵俸餉一月合滿漢綠旗均行分給許以立功便作賞賚事平後題請開銷部議不允令扣抵月餉諸軍聞之洶洶公慰之曰此無與若事吾自處之耳據各鎮協標營say稱當時領賞官兵或對壘陣亡或久戍病故或事故開除或改調他省至如江南之提標右營狼山營俱經回汛旗兵久已入京俱無從追扣其餘現在不過十存二三又皆鋒鏑餘生尚有邀恩望

外之意安能追求昔日已給之例反覆條奏久而奉
旨准銷公爲
國爲兵心血幾枯矣後有述當時事者云
康親王常於朝中會議每曰惟浙江李總督一人不爲
己私若皆如此何慮天下不太平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誥授公階光祿大夫貤封四代撰給玉軸自公曾祖父並
如公官母俱贈一品夫人元配胡氏贈一品夫人繼
配張氏封一品夫人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公六十一歲

會題楓嶺營屬浙閩分轄永為定制

王師克平福建　公於浙閩通衢百盛街江郎街念八都保安橋等處設粥廠施湯藥專委標員管理自十五年起二十年止賑濟往來人夫飢民一百二十二萬一千五百名有奇雖兵燹之餘民無供役病斃道塗之苦

七月二十五日請免通省各營裁兵

是年奉

召班師於七月二十五日啓行八月初一日回杭州計自十三年五月至本年八月歷九年公身在行間先事

俯道機宜調度剿撫兼施大小一百四十餘戰克奏
膚功叠蒙
皇上恩旨疏稿載文集
舉劾文武各官　公督浙十年補用各官皆校績量
能纖毫無私不惟不徇人情亦且不任己意武職雖
千把微員拔用一人三軍無不服爲至公所以人皆
激勸性命可捐摧鋒破敵大率由此凡薦舉屬官人
未嘗知有知者或以牲牢食物稍佐軍需公必却之
且諭曰凡我所用犒賞軍中無不知其所由來蓋所
爲者極難庶足激勵衆心能得其死力耳有交遊謂

公宜為子孫田舍計公曰受
國厚恩即捐糜頂踵猶恐難報何暇念及子孫或又謂
封疆大臣當地方有事之日一介不取乃是小節公
曰此豈小節總督為一省吏治民生攸關敢不自律
以正當面諭屬官曰時雖多事爾等存心行政仍作
太平無事時觀
朝廷功令毋容寬假余為
朝廷執法之人亦不敢寬假也余表帥文武一有染指則
地方官無所顧忌民不聊生矣惟抱此區區庶幾上
報

國家下安黎庶耳

公嘗自爲定亂記曰余筮仕至今幾三十載宦遊閩歷藎浙省居多焉前此司刑婺郡巡核鹽鹾旋又出理

欽牒皆矢心清白克奏厥成及入而歷憲副佐銓亦匪勉無過歲之癸丑復奉統制兩浙仔肩重任惴惴焉恐不勝然其時中外承平疆宇乂安謂可次第整飭以答

聖明不數月而西藩輒有矯制之變東南享太平日久聞變驚惶徵書羽檄遂不少息甲寅春耿豎復搆亂浙

閩甌連人情騷動蠢爾之徒轉相煽惑時請兵未至調遣之員莘醜乘間蜂起甌括兩郡馴爲叛踞若台紹若金嚴諸屬邑亦多爲土寇攻陷余嚴督專汛分路撲剿隨多收復至衢之江常竟爲賊穴且逆衆鴟張駸駸有東下之勢閩師居會城不輕動提亦鎮守甬上所恃以式遏寇亂者惟本標數旅耳於斯時也將士久不親兵革又以師單憚於行陣同官率屬代爲躊躇余毅然曰逆竪猖狂已甚若不乘此引兵擊滅則生民塗炭江浙將不可保臣子以身許

國義無息偃非僭危險以捍封疆則設官何爲也余雖

素視文治不諳武畧然殫力為之庶期有濟隨飭將
弁曰成敗利鈍自有定數處之安地而未必不死試
之危地而未必不生汝等受
朝廷豢養幾歷年所奮勇奏績正在此際况將在謀不在
戰兵在練不在多選我軍威殄此烏合直捲轑耳雖
彼衆我寡無畏也由是陳師江滸揚帆前進人人有
敵愾之懷矣第隨征軍士可以指屈而賊衆如蟻攢
蝟聚不可計數布散村落蹂躪地方及聞我師至境
皆潛入洪箐以伺動靜余駐節柯城分兵拒守軍民
之志始定嗣是平南將軍率其部旅來衢兵威益振

賊姦出全力窺犯余身親甲冑冒矢石以為將士先滿漢官兵亦觀感用命姦戰俘斬甚多賊乃怖威退守河西重濠密壘以自固獨是衞為浙之西部控制甚遙士馬屯於郊而轉餉千里事變起於遠而決策一心非先時經畫當機以決莫能及余兢兢業業不自暇逸晝則應務詰戎夜則持籌側牘閱數載無寧晷也因思行間征戍擐甲枕戈經年累月雖斷膠爍石之時不辭銜鋒冒鏑之險姦念唏噓繼之以泣故凡在戎行時加慰問伍中疾苦諭將領多方周恤戮力疆場者計功題敘切少偏徇軍中傀遺請託槩為

禁絕惟一與將士推心置腹焉蓋與物以誠物莫敢欺示人以公人莫敢私此大小將弁無不精白乃心矢懷克敵從無有作不典以干軍紀者至於被陷良民父母妻子以及廬舍田園俱在賊境其何能脫而營間兵目往往有以長髮羅縶者余與將軍鞫其情實應釋者釋之時或有以寬典議余余曰是蚩蚩者皆

朝廷赤子何忍以無辜棄市耶卒之省省之間無漏網斧鑕之下無冤民其有自拔來歸者輒令有司安插得所給以粟米予以棲止而後之聞風輸款者因無虛

日將軍營與余商進取之策余曰賊勢流於衆餉匱於中又内難交訌其勢自潰爲今日計者不難制勝於未取之先而難得心於旣取之後假使大軍旣入玉石不分肆其誅掠是益之虐也妄責其背義以助叛乎兵貴威之以武感之以仁先禁掠則民喜離湯火而攜簞以迎縱掠則民欲保妻女而堅壁以守得失之驗炳如也是宜於平日曉諭將士則臨時自無屠掠之慘而淪陷之區皆可乘勢而復矣將軍曰善余以是告誡鎮將亦莫不頫首奉命余曰猶未也夫禁人之取者先在豐其所予懲人之貪者先在謀其

不乏故軍前將士常厚賚以周其困溢格以濟其艱若陷身鋒刃於請卹之外廉其家但予之廩給餘如犒賞諸費寡月以千百計悉取之家雖拮据以應弗惜也余自備健丁五百名以養守禦役食衣仗弁購馬備料纖毫不涉公帑如是者行之既久入人心皆故將有請纓之志士有死綏之心也惟是賊率其十萬之衆依山附谷負嵎為險我兵未集不得不緩其須臾之死迨

親王自發臨衢官旅雲屯星羅棊布賊已望幟寒心余即面啓滿夜進師且請宏不殺之仁嚴肆掠之禁寬

被脅之誅悉從之於是傳命軍士分道擊勦東由大溪入江山以斷其偷道西渡河入常山以絕其應援賊計窮勢困狼奔鼠竄兩日而復諸邑奪三關蓋昔之者銳而川之者神耳今大師進剿不事虔劉不驚子女所至迎降勢同剖竹耿豎亦悔罪歸命彼甌土餘氛不蕩自滅匝月之內立奏蕩平師中皆以余言爲驗但殘疆初定哀中谷而歎仳離者在在見告雖轉粟賑濟蠲瘵未可驟起然民之所苦者寇耳寇退則綏輯無難也嗚呼寇之退也豈易言哉方余孤軍就道賊焰方張輿情未固勢非不危然不危則境可

得安乎及經營幾日昃不食瀕盡不暇身非不勞然不勞則民可得息乎捐貲勞士躋產佐公力難繼矣然非是則無以作三軍之氣也賞罰不濫請謁不行志云介矣然非是則無以服百執之心也若夫禁洗掠寬脅從令甲原自煌然非時勤宣諭亦安必人人凜之罔或悖哉今日者閩疆底定浙土敉寧皆賴

皇上之寵綏王師之赫濯將軍督撫威武鎮將協力宣猷下逮卒伍亦著功勤余何敢尸其績顧余四涖浙而艱難危苦百倍疇昔三年來致身

君國軫念蒼生一縷血忱無慚衾影昔道州使君元結於

賊退後作春陵行以示官吏但悉我旂民困之狀而不言功杜少陵以其能爲天子分憂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因作詩美之余才不逮古人聊自述其槩以追蹤道州於萬一至於少陵之知則余不暇問也

十一月初六日請免追扣裁兵糧餉

是年陞補兵部尚書十二月拜疏謝　恩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公六十二歲

二月十五日公應

召赴闕士民攀送自城郭及郊外塡塞道路至輿馬不得

遂行其結亭間構爲遺愛者一百三十餘處先有欲醵金爲建生祠豎碑頌功德者公禁飭之迨公去浙後羣情愛慕卒不能禁也凡建祠豎碑處甚多而杭之在西湖者尤爲鉅麗其三衢生祠有聯云淮蔡之功茂矣抑又過之大難削平重奠三衢半壁琴鶴之節凜然於今爲烈名賢繼起恰符五百餘年南國之棠峴山之碑畧可見矣當水次登舟士民津送者數百里閒水陸絡繹不絕及舟進江南浙人不忍別相與挽舟返行公在舟中固不覺也紀綱再四慰勞始各揮淚而去

三月公便道旋里省視墳墓展祭遂入都

四月初三日泣兵部尚書任時銓法多端主者莫可究詰有一弁循資應陞遊擊竟欲越格陞爲副將公曰陞轉原有定例破格之事余决不爲也

八月部議查敘調度滿漢官兵擊敗水陸逆賊等事加五級紀錄二次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公六十三歲

議土官陞轉之例甘肅有土官彚係提督請補改授流官乃一時權宜後不爲例者部臣欲照流官陞轉公持議不可衆數强公從公獨持不允乃止

殿按武官騎射本部除授武職例試弓馬公按射一
秉至公即故舊亦不敢干以私云
八月轉吏部尚書二十日涖任
九月二十四日
恩詔給得玉軸
誥命四世
皇帝制曰盛代酬庸之典申錫命於五章良臣報本之榮
極推恩於四世載嘉舊德爰沛新綸爾李鮮乃吏部尚
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曾祖父善以開先業能昌後
一經垂教發詩禮之菁華奕世貽休表弓裘之矩矱欣

逢慶典特賁天章茲以覃恩贈爾為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秩崇報渥邀寵澤於中朝源遠流長樹風聲於來禩欽承顯命用闡幽光

制曰朝廷布榮幹之褒禮求其始彝典錫重闈之澤恩逮所生嘉命載頒徽音益遠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曾祖母康氏柔嘉維則淑慎其儀矩法嫻明夙協宜家之化風規表著式昭啓後之模集介福於曾孫邇芳型於累世茲以覃恩贈爾為一品夫人於戲龍章煥釆猶傳珩璃之聲鳳誥增華益煥笄珈之色尚承寵渥永賁鴻庥

制曰家傳積慶之風必溯原於水木國重推恩之典自燕間於後先爰錫崇褒以昭彝憲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繼曾祖母任氏敬以相夫慈能裕後素秉溫恭之訓夙夜襄勞丕昭佑啓之模箕裘衍緒嘉茲懿範賁以綸章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式廓曾孫之慶象服宜膺廣敷一視之仁鸞書申命載揚閫德永佩休光

制曰貽厥孫謀令德克傳爲家範服乃祖訓殊恩用錫夫朝章俾服皇休曲成臣孝爾李登雲乃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之祖父德能垂後業足開先積行累

仁越再傳而滋大流光篤慶歷三世而彌昌旣克佑乎
後人宜崇褒其往烈茲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夫吏部
尚書正一品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源遠流長實啓造
家之澤根深枝茂益昭報國之猷寵紆欽承幽光用顯

制曰良臣奏績溯積累於先型壼教垂休逮恩榮於大母
非徵內德式煥王綸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
芳祖母蕭氏慈著令儀教先詒穀閫儀克備流風垂女
史之規門祚彌昌介福食孫謀之報徽音旣茂淑行攸
嘉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譽美崇班用錫重
闈之慶榮膺寵命常敷奕葉之光被厥殊恩彰茲世德

制曰位列崇階作忠由於移孝業隆嚴訓資父所以事君
念茲堂構之貽厥有絲綸之賁爾李才望乃吏部尚書
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之父躬裕懿修世推淳德澤流
弓冶裕家學於庭幃慶衍門閭亮天工於邦國令名允
稱殊典肅加茲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正
一品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一經迪後式傳報國之忱
七命沾恩益著象賢之美欽承休寵丕佑來昆

制曰職重朝班宜溯源乎內訓功崇王國尤歸美於母儀
式獎芳規俾承休寵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
芳母李氏名成令善質秉柔嘉七誠早嫻流徽聲於婦

職三遷足法著慈教於卿材令問夙彰洪施宜沛茲以
覃恩贈爾為一品夫人於戲鸞書錫慶伸烏哺之恩私
象服增榮慰熊丸之勤苦欽予寵命昭乃遺風
制曰冠六卿而分職必發民譽之賢統八柄以馭臣首重
官聯之治惟抒誠而展力乃錫典以酬庸爾吏部尚書
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器識淵通才猷敏達稽言考績
勅懲一守夫章程舉善與能甄敘不淆夫流品眾更華
貫率恪慎以持躬游陟銓司益端勤而著範崇褒宜及
茂烈攸彰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掄材有序夙標簡要之聲勵節無私尚懋公忠之操

式承寵命彌樹嘉猷

初任浙江金華府推官二任刑部廣東司主事三任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四任刑部湖廣司郎中加一級五任廣西道監察御史六任湖廣道監察御史七任以正四品頂帶食俸管河南道監察御史事八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九任吏部右侍郎十任浙江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一任加兵部左侍郎從二品十二任總督浙江等處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正一品十三任兵部尚書十四任今職

制曰職重上卿地道合含章之學禮崇內則家人彰順位之功爰嘉壼範之修用晉國恩之錫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妻胡氏克勤懿德式贊良猷合志相成奏公忠之茂積同心交儆樹廉正之休聲令軌攸昭褒章載沛茲以覃恩贈爾為一品夫人於戲風著素絲佇助良臣之閥閱芳流彤管敬承宸陛之絲綸嘉爾德音賁茲寵命

制曰臣忠體國端其裕乃謨猷婦順宜家貞靜昭其似續爰嘉令德宜沛鴻施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繼妻張氏秉性端莊持躬淑慎組紃執作贊內行以

重輝珩珮和諧佐清操而媲美前麻克嗣寵命宜頒茲以覃恩封爾為一品夫人於戲壼教相承允著坤闈之範綸章載錫均邀天寵之恩懿則丕昭榮光祗服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公六十四歲

公掌銓衡兩年惟精白盟心裁抑僥倖徑竇悉絕以嚴馭下諸吏聽行文書而已或以却餽金於廟堂微有萋菲之語公亦卒弗自白也

七月上疏乞休疏曰臣以一介庸愚昔蒙世祖章皇帝拔置臺班方愧獻納無具有玷言責皇上特逾常格以臣內陞品級管御史事超擢副憲旋晉

佐銓叨沐
隆恩忝竊已極
皇上又簡臣浙江總督適閩逆披猖
皇上廟算神謨天威布照羣醜殄滅臣藐爾餘生莫非
皇上再造之賜惟是十載行間已成衰歲獨為封疆任重
不敢以乞身私念上瀆
宸聰又蒙
皇上陞臣兵部尚書臣以官守在外仰荷
寵命重覩
天顏已為萬幸豈敢更望遷進

皇上復陞臣吏部尚書曠恩異數臣撫躬自揆何足仰酬
萬一常於奏事之際跪起失儀筋力不堪兢惶靡措
天度優容不加譴責臣感激
恩慈不覺隕涕計惟勉勵衰殘仰答
眷遇不意臣於六月間有脊突患癰腫勢漸重延醫治
療纏綿難愈臣衙門事務尚欲勉行辦理奈頭昏手
顫莫能自支精神日憊臥起須人計已三旬未離牀
褥朝會公務曠廢殊多念銓衡職掌何等重大而臣
以衰疾譾劣偃息充位人雖未言寧不愧心即使幸
痊血氣固已大傷枯朽之質理難再壯若仍因循緘

默不揆實上陳譬之敝車難勝重載必至力不從心
有誤
皇上之任使臣職彌曠臣罪愈深矣臣以草茅之賤
皇上洪恩豢養有歷官中外三十餘年竊慶遭逢
盛世千載一時臣不勝犬馬戀
主之心而不幸有劇疬難殘之疾伏乞
皇上憐臣老病真情准解部務賜歸田里倘未即塡溝壑
則有生餘年皆荷天高地厚無窮矣臣子候選同知
李鍾麟齎本通政司上
聞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着照舊供職不必以
老病求請解任
上令太醫院官劉存恕祁嘉釗視公疾所需藥物於
尚方御藥房支取調治月餘復時
存問不絕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公六十五歲
查敘軍功加八級世襲拖沙喇哈番
廷議賦役全書裁去五釐以下數目時戶部建議各直
省錢糧冊籍欲簡明其釐毫絲忽等名目徒滋紛擾
而無實濟且有司以少派多或致病民自釐以下宜

盡行裁去其在五絲以上者直作一毫不及五絲者
竟可不派戶部奏請
敕天下撫司各改造賦役全書嗣令各衙門會議衆悉扶
同無異論獨公以爲不然謂算數之法有畸零細數
乃有總數成數正使分派錯算支放之際整齊均平
無有餘不足之患非好煩也諺謂無零不算帳若撒
數不明則總數如何算得出去撒匿總直是世間行
不通事假如省以萬千百十派府至府派縣則不得
不分總爲撒矣及縣派丁地則勢愈散而數愈微安
得不需渺漠沙塵細數乎如去其細數則派法必不

勻平雖百十之數已有不足以派一縣者况一府乎
且繕冊報銷亦須有細數乃核算清醒支放丨亦
須有細數乃給散均齊故釐毫絲忽之不可混直
與萬千百十等誠以國賦之重收支之間合天下之
絲忽積之亦萬千百十也至若五絲以上直作一毫
則愈是不通之論夫賦稅之數惟細數勻明乃查核
清楚若先淆亂從何查算明白是戶部核算永無清
醒之術矣謂五錢以上直作一兩可乎故天下事有
似無實用而實不可省者此類是也若彼議果行簡
則簡矣恐簡而不明不惟無利於國直先使派者算

者燕處下手非會計之程法也會議亡慮數十次時
及一年各省已繕有成書改造不勝其煩公獨持前
議不變
聖上以戶部前議不便行停止改造公之議始伸
是年公長子鍾麟除授湖廣湖南岳州府清軍同知
之任訓以汝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鍾麟跪曰大人
之教自日夜在心者也其後三年戊辰五月武昌衛
兵叛亂全楚震動賊兵已至蒲圻逆前鋒候騎距岳
城僅數十里公長子時以郡司馬兼攝巴陵縣篆聲
大義以固城郭捐家貲以濟軍需賊平提督徐公治

都特疏題請敘功雖格於部議而公義方之訓固已
遠且大矣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公六十六歲
八月再疏求罷疏曰臣草茅謭陋倖叨豢養四十餘
年歲月因循久嬰老疾於康熙二十四年具奏乞休
未賜
俞允繼蒙
皇上授臣拖沙喇哈番臣燕片善微長獨幸遭逢
聖主叨異數之疊加致洊躋於重秩
天高地厚千載一時惟思力竭駑駘酬恩末路顧臣質本

恩昧老更無能職掌皆關於重要報稱無補於涓埃
復蒙
皇上垂憐廟邁格外優容皆人臣不當得之
殊恩實恩慮未敢希之
寬典臣曾於九卿諸臣會同面奏時自陳朽劣至情上瀆
慈憫伏念我
皇上親政以來臣歷官內外無時不在班行仰沐
皇上含宏養育之恩擢用保全以至今日臣以年近七旬
夙抱怔忡之疾形神凋耗聽重目昏趨事則步履艱
難躋班則倉忽欲仆筋力不堪諸臣共見跪或扶之

使起行或攙之使前且近來左軀麻木多方將理迄
無痊損自顧頹齡一至於此恭值
皇上勵精圖治之時分猷宜力正貴得人銓衡何地尚書
何官臣以疲憊之身偃然充位雖猶人之未言臣亦
寧容自默誠不勝戀恩之下悃無如難療之衰殘若
不遲恍乞罷臣罪滋深伏乞
皇上鑒臣懇切愚誠特沛
天恩允臣所請俯准休致罷歸田里則臣未盡餘生永戴
皇仁浩蕩矣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着照舊供職不必以

褒病求能

九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奉

敕纂修

大清會典政治典訓大清一統志總裁官

賜元狐帽一頂元狐褂一襲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公六十七歲

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休致回籍時公長子鍾麟在岳州任公手諭有云出

都抵家樸被蕭然琴書無恙皆

皇上之恩也汝在楚中勉為良吏事上接下臨民交遊俱

安謙讓小心謹愼罔懈方不負我諄囑來字云今日仕途以安穩為福由此行之永矢勿渝不慮不安穩耳公生平凡有筆札必端楷整齊卽家書諭子孫亦字畫不苟唐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信然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公六十八歲

春正月

聖駕南巡道山德州公時同地方文武及在籍諸臣跪迎

道左瞻仰

天顏蒙垂顧問賜賚有加送駕至濟南時遇免東省錢糧

謝恩又問公住處離海遠近來路多少尚有筋力能

乘馬至此邪公一一奏對

上始命歸里

夏四月公長子鍾麟蹬廣東潮州知府公手書示鍾

麟曰汝沐

皇恩循資歷俸陞授方面位至郡守須念漢宣帝所云與

我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今之知府卽漢之二千石

也良守最宜體認所手書惟公足以服人惟明足以

祛弊惟廉足以養民惟敏足以集事四語俾長君懸

之座右

秋七月二十五日部文須到

孝懿皇后崩逝公成服哭臨具本齋京奏請
聖安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公六十九歲
辭同鄉頌德先是山東巡撫張南溟先生為臨米輸
運小民苦累二十四年七月再疏云運解臨米有道
路間關牛贏車脚雨雪浥爛盤剝候交蠅颺加賠種
種賠補之苦亟請改折維時公猶在朝班得叅部議
准其折徵奉
旨依議常豐倉米原解德州民力最勞議令支兌附近營
兵月米兵民皆便此固公篤念桑梓然亦從 國賦

兵民起見是年有以此事欲為公勒碑者公謝不可
康熙三十年辛未公七十歲
公從致仕歸里杜門懸軌常云自慶景運之親逢得
享太平於晚歲每遇冬至元旦
萬壽聖節必齋沐盛服於廳事前望
闕九叩頭一如在官之儀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七十一歲
公一生無他嗜好無論聲色貨利絕不關心即鼎彝
字畫諸古玩亦從不留意齋中惟架上書數百卷年
過古稀猶晨夕紬閱寒暑無輟常談論古今惟以天

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己稱快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七十二歲
八月十八日公生辰盛服焚香拜
天地神祇家廟看子孫在膝前者祝君壽忽而微中風疾
覺似往時積勞臂指麻木之狀常口中自云太白愛
其山水之句家人亦莫識公所云何意後時檢公書
笥得手寫殘簡中有此一語乃知前五十年所問仙
數也或以太白愛謝家山水仙機殆以公方謝安乎
然公之律身渠矱勳業遭逢過謝安遠矣留侯黄石
魯公碧霞古來名臣往往遇之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公七十三歲

仕宦有自京師來者詣宅候安公病中不能迎送延之內室小齋坐談良久方別聞知因雲貴總督員缺

奉

皇上令九卿將照似李之芳為國為民的人保舉之諭遂以為國為民四字額於書齋恭紀

玉音然病體時重時輕而神氣超然世外談笑眠食如常忽於十一月初二日未時考終里第是日天鼓鳴有星隕於西方州人士聞之見之初不知為公騎箕之徵也公有遺疏曰臣一介庸愚蒙

世祖章皇帝拔置臺班我
皇上特恩內陞擢躋卿貳尋擢浙江總督臣本書生不諳
軍旅賴
皇上指授方畧臣遵奉
廟謨數載軍中奉有調度有方之
恩旨數十餘次復
召掌中樞再遷冢宰優給世職拖沙喇哈番
異數隆施旋畀臣入閣辦事臣力小任重有過無功伏荷
聖慈容歸田里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內恭遇
聖駕南巡臣跪迎道左蒙

垂顧問
賜賚有加感激
恩禮不覺涕零不意去年八月忽得痰症病廢年餘醫藥
罔効今者臣病瀕危惟思
天恩罔極未能仰荅萬一伏枕悽然哀鳴奏
謝奉
旨李之芳効力年久前爲浙督時隨大軍進剿歷有勞績
簡任機務勤慎素著忽聞在籍溘逝朕心深切軫惻應
得卹典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禮部准吏部咨稱原任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正一品又加三級休致

回籍李之芳病故應照定例
卹典與現任官同按其加級品級給與全葬之價並給一
次致祭銀兩
遣官讀文致祭應否與諡伏候
上裁等因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還與他諡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八月二十一日
皇帝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級張勄
諭祭故原任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正一品又加三級
拖沙喇哈番休致回籍諡文襄李之芳之靈曰朕惟服

官宣力爰埀懋賞之經旌賢報功尤重飾終之典其有敭歷中外茂著聲施勞績奏於封疆聲望彰於朝列生旣膺夫顯秩殁必被以榮恩爾李之芳志秉貞誠材優幹濟初通仕籍旋列臺員當官而謇諤咸稱廉隅自飭論事而浮夸悉屏條奏多裨洊登卿貳之班簡畀節鉞之寄維時閩逆煽亂浙省被兵爾夙負忠忱仰承廟算歷嚴疆而指畫親涖戎行偕禁旅以徂征克嫻武畧速銷鋒警聿敘勤勞用是晉陟中臺誕膺世職洎乎入司機務參列鈞衡恪勤罔替乎初心祗慎能持乎晩節茲聞溘逝深切軫懷特命備考彝章爰申祭酹載徵嘉績

諡曰文襄嗚呼垂勳猷於竹帛惟爾奉職之忠貲寵錫
於泉臺惟國酬庸之厚靈如不昧尚克歆承
丁丑之秋九月初五日葬公於武定州東原之
賜阡是日天高氣清風塵不動四方遠近觀者如堵莫不
歎美隕涕非公盛德感人之深能如是乎
賜全葬立碑銀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初二日由工部繕給
御製碑文曰朕惟國家垂恩錫命聿昭眷舊之仁臣子宣
力奉公爰有酬庸之典矧夫勞勩克秉於中外慎勤罔
間乎初終宜備哀榮以宏奬勵爾李之芳志識貞純才
猷練達臺班建白歷彰侃直之聲卿貳迴翔夙勵靖共

之度用簡膺夫節鉞俾彈壓乎東南激濁揚清法行官吏宣威布德惠及兵民適當小醜驛騷海隅蠢動爾乃親隨禁旅冒矢石以馳驅祇奉廟謨竭股肱而捍禦旣奏功於屛翰更亮采於樞衡洎乎晉陟綸扉與參密勿奉職匪懈夙夜益殫勤勞秉志不渝操履恒懍祇慎冀優游於田里遽隕謝夫老成追念勛庸特加褒䘏載稽彝典諡曰文襄嗚呼綸章式煥誕被澤於松楸偉績猶新永垂休於竹帛九原用慰奕葉彌光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一月初一日公長子鍾麟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父之芳一介儒生遭逢
聖世受
皇上知遇之隆
簡畀節鉞歷任中樞冢宰入叅機務
殊恩渥寵疊荷生前人臣之榮遇近古希逢於康熙三十
三年十一月初二日病逝遺疏上
聞荷蒙
皇上軫恤優隆
賜謚文襄
賜祭

賜金葬立碑銀兩榮施身後光被泉壤又人臣罕覯之異

數也 臣 鍾麟苦塊之下感激

恩禮涕淚交零恭設香案率家望

闕叩頭將父喪安葬於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立

碑事訖即呈原任山東撫臣李煒代題謝

恩撫臣批查有無代題之例 臣 查江南原任大學士諡文

恪臣宋德宜子宋駿業曾具呈撫臣代題 臣 即呈遞

撫臣適值李煒離任未經上達 臣 父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獲奏謝 臣 五內激切夙夜靡寧今

銜命來京謹循例具本通政司奏謝

天恩惟有捐糜頂踵竭犬馬之効於萬一耳臣不勝惶悚

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奉

旨該部知道

公沒後州紳士耆老以公功德名位宜崇祀學宮鄉賢具呈州學申詳郡太守學使者大方伯遞加詳看詞章藻麗允稱揄揚其最傳誦者爲大方伯張公勑看評內有一聯云生於武定公卓無愧斯邦謚曰文襄名果不誣其實雖使蘇文忠操筆不是過也其明

年郡人士又以公由府學諸生登科第請崇祀郡庠
俱奉撫軍置主入祠

李文襄公年譜終

年譜後敘

松江林子威譔

武定李公昔司理金華繼以直指視浙睠其澤被於斯民甚厚及以少司馬中丞總制軍事邦之人讙然曰我公來矣下車五月而閩變作精甲直走仙霞圖建瓴之勢既據相繼內叛山寇蜂起江東之民鳥驚魚駭公以一書生蘇爺臨戎親扼三衢阻遏其衝以數千之師當十萬之寇任使將校各盡其才論功行賞不爽毫髮人樂爲用所向克捷

天子倚爲長城以紓南顧憂大帥上章陳兵事

特旨問公討賊何時可平當以何策取勝公上言賊聚重兵於河西以拒我師仙霞之守必虛今臣距河對壘而以大兵從江山長驅而入賊必自潰越數月大將軍果用公策批亢擣虛河西之寇一朝瓦解窮山溪谷挑刀走戟之徒衿甲來歸者日以千數浙閩遂平公雖欲然不自言功天下有識者皆以公不獨保全兩浙而南定閩西靖豫章屏障江南為蕩平滇蜀之先聲胥於是始用是作為雅詩以詠歌其事予威拔閩之役喟然曰天下之所知者梟渠獻凱誅貳舍服赫然可見之功而三載以來公之茹荼拮据非身見

其事者未之或悉也當事初起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罔不失措公即決策向三衢主兵者以公出而不便於獨後也百方沮說麾下將士亦競以居中調度爲請而公迄不爲動然浙省重兵半在邊海時則有以島上游帆虛聲恫喝方泣請濟師而雲屯之旅匹馬不前公之赴衢離衢之衆不滿千人直以封疆之事義無返顧實力殆無可恃者迨以便宜發帑犒師百里之內牛酒日至而士氣奮矣誓禡戒途不戢於樵蘇者寘之法而軍紀肅矣臨陣督戰斬偏裨退衄者以徇而人有前死之心矣發廢弁之奸謀鉤得內間

而敵不知所窺矣俘囚就訊務從罔治哀矜之色刑
者不怨而民志漸定矣晝則會議幕府巡行壁壘常
在鞍馬矢石間歸坐堂皇雞翹旁午將吏之白事者
不退次進黃童白叟㷟籲踵接下及馬圉廝養無不
慰勞頓置人人得所欲而去夜分乃入治簿書猶或
間遽復出旁食必吐其哺鐘鳴假寐及晨熹者月無
一二焉侍史之更番者皆不能支而公不暇自知其
勞也子威謬承顧盼旁在左右見公臨事皆如燭照
數計應機立斷而周詳審固巨細一揆從未有倉猝
見於辭色蓋其思慮精專久而愈礪靜如山立動若

川流剛明而仁體用兼備其迄以成功也豈徒然天
意哉且以
親藩承制開府專決於上羽林神策之將皆驕貴自重
多異議文武大吏挈權分衡各有所主公處其間以
誠信相孚格而當大事執持侃侃無旁顧無中撓既
以斯民爲己任故力膺艱巨而不遑他恤民亦知公
之足以恃也故赴者如歸今爾田爾桑漸還舊觀咸
曰非公之賜不及此公雅不欲以帷幄運籌掩武夫
橫草之烈然力而拘諸原者亦咸曰非公不及此是
曷故歟昌黎有言行事服人心而風采可畏愛也子

威敬述所見不敢溢詞不淮西碑雅以俟世之昌黎其人者

跋

李文襄公佐

聖天子平逆藩耿精忠之亂功在東南勳在社稷太常紀之太史載之非草茅下士所敢置筆也惟公生平宦績多在吾浙其初仕也爲金華府理刑官其由部郎歷御史臺則巡鹺兩浙嗣又奉審理鹽差之獄繼又

特簡爲浙江總督以故公之清風仁政普利豐功被於浙者獨淡而流傳於浙者尤詳且悉康熙辛巳春日公長君鈞巢先生假寓皖城僧舍出公文集屬予校正既又以年譜屬予譔述因就公家乘文集中擇其事

之信者采其言行之嘉懿者考其持危定傾嚴氣正性剛方不回彰彰宇宙者一一編年而筆之寧簡毋繁寧質毋誣使天下後世仰公德行功業者一展卷而莫不親炙是則觀察君稱揚先人之志也夫雖然吾因之重有感矣順治辛卯浙榜得士最盛予姻家趙雪崍好友許亦蒼皆杭郡名士第一流俱出公門下先兄雖爲瀛海馬乾若先生所識拔而呈卷之日公閲予兄文極口欣賞於兩主考前亦附桃李之誼今先後咸賦玉樓未及逮公敎施道公開燕獨予以被褐弟子得誦讀公文集且竊編年紀事焉何其幸

耶故於跋公年譜并敘淵源云
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夏四月武林受業程光祖
拜手謹跋